



屏溪先生集十六

書

共三十

~ 16
2419
16



和
2419
30-6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書

答俞伯心 彦師○一

答尹述卿 景祖○一

答任正汝 時協○二

答郭濟濟 廷濟○一

答宋景晦 明輝○二

答玄子厚 載健○一

答郭君吉 景濟○二

與南栗汝 尚寬○三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答朴景豹 炳○一

答鄭汝能 克煥○一

答朴子正 宗機○一

答盧伯玉 瑞光○一

答河一澄 ○二

與巍巖影堂齋儒

與冷泉書院儒生

答莘巷書院任儒 ○三

答鳳巖書院儒生

答竹林書院儒生

答景濂書院儒生 二

答華陽書院儒生 二

答公州鄉校儒生

答紹賢書院儒生

答金烏書院儒生

答忠賢書院儒生

答靜退書院儒生

答老江書院儒生

答海州儒生安體潤李熙夏朴慶善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俞伯心

彦師○庚午

告子曰志至焉止其氣者何也

孟子之意以為雖志至氣次亦不無氣反動志之時不可暴其氣云丑之意以為志既至氣是次則持其志足矣復何言氣之暴不暴也蓋將次字看得太輕不知孟子持志無暴為兩重工夫也程子謂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亦孟子此意也內外交相養之道豈可以持其志而全暴其氣耶



蹶者趨者反動其心

趨非尊敬趨蹌之趨乃奔走趨逐之謂凡視聽言動至氣勝處不能不失而輒皆動心蹶趨特氣動志之一驗也夫步履傾跌而蹶者奔走急遽而趨者皆氣之暴而失其平也初不出於志而壹是氣之為豈不動其心耶

答尹述卿 景祖 ○ 庚午

回也不改其樂程子說所樂何事先儒以為這非樂道又非樂仁道與仁之外有何所樂乎所樂若謂道與仁則我與道仁為二矣我之日用事

為之間人欲淨盡天理純然無事不然無時不然渾然全體莫非仁也則自樂耳

知者樂水章朱子以為不是兼仁知而言程子便合仁知說未知的從何說耶

仁者知者各從體段言故不是相兼說也此朱子意也聖人則兼仁智而山水動靜如一而能樂壽矣此程子意也各從其本意看則不相妨矣朱子亦謂惟聖人兼仁知而樂山樂水自聖以下成就各有偏處雙峯亦有所受矣

不 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復顏子既能三月不違

則似無己私之可克恐此問似在三月不違之前
違仁即己私萌發之故以克己戒之亦未為不可第
大全以為須從克復上來可及為邦之事以此言之
不違仁亦顏子極工處似在此問之後

仁者其言也訥訥字與非禮勿言意思相似否集
註云為仁之方亦不外是謂之為仁之一端則可
謂之全不外是則恐似不然

言之訥如言願行之義非禮不言謂不當理者不言
之也訥則不但不言其不當理者雖當理者為行之
難而不得易言之也此所以為為仁之方矣謂之不

外是亦恐無妨

齊景公章景公之事固與夷齊大不相類而必為
互論者何也

景公即莊公之弟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公反以杼
為相忘兄仇而不討賊蓋景公之千駟出於弑兄得
國夷齊之貧以其讓國成仁故對待而言之此李具
霖說似有見焉

答任正汝

時協 ○庚辰

中庸首章三句兼人物說而註云禮樂刑政之屬
者於物似難施之使牛耕馬馳者是亦刑政之屬

耶下章道不可須臾離者是兼言人物而是故以下則專言君子率性之道耶

性道教三句實通人物而言禮樂刑政之教雖屬人言而朱子以牛穿鼻馬絡頭數罟不入汙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此先王之所以政教之及於物者也物亦何嘗外於政教中耶道也以下專屬人分上言來說

是道不可須臾離一句亦屬人看不可通人物也

壬午

父喪在身方遭母喪則服後喪之服在後喪之側而上食饋奠之時則各服其服而行之耶

父母喪俱是葬前當常持父衰饋奠則各服其服若在父喪葬後則母喪葬前面垢不得澡潔父之饋奠雖服其服哭參奠酌似當使執事為之過母葬則還持斬衰可也

答郭濟濟

廷濟○壬午

妻喪雖期乃具三季之體者故練祥甚重不可如禫祭之過時不行也臨練遭其父喪則父葬祔祭後卜日行妻喪練祭後一月行大祥而脫衰禫則重喪在身因不可行矣第此有可議者今其妻喪之初父尚在禮父在則為妻不杖若以不杖期成服則練禫今

無可論若衆子而以異宮之禮始服杖期則練祥父
葬畢後行之當如上所云耳此在備要大祥條下可
考也○母喪中改葬父則當製父之改葬總服而服
之考位祝辭當稱孝子

答宋景晦

己卯

章句於是人物止謂性也○天既有造化稟賦之
理則於是人物各以其形氣各受其理人以他氣
質之全得其氣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是爲人
之性也物亦以他氣質之偏各得其氣之理以爲
物之性故得剛柔之偏者偏得健順之理得五行

之偏者偏得五行之理以爲性於是人物之性各
有分界也今此章句之以人物之性統言於健順
五常之上而有若相參而無所分別者何也竊念
天道一原衆理渾然而陰陽五行之氣紛紜交錯
而至於造化發育則一元正通之氣聚以爲人偏
塞駁雜之氣分而爲昆蟲草木禽獸塵毫之屬則
彼亦五行中物也宜無貴賤之殊而然其所稟之
理與人絕不同者以其氣質之偏塞如彼其局而
其所得之性只是其氣之理故實無五常之依倚
可言者而惟人之生既得氣之正通而無所欠闕

則其稟賦體段乃與天地亦無間然故形而上者亦萬理咸備中立而與天地參矣故其木之理即天之元而爲仁之性金之理即天之利而爲義之性火水之理即天之亨貞而爲禮智之性而已然則所謂五常之德本以正通虛靈上固有之理謂之人之性也於是五常之稱因人性而得名者而且推而求之於彼物之林林蠢蠢者觀其形而見其道則不過動植飛走而其性亦不過榮悴運動而已則絕與吾人愛敬宜別之道相反而其所存之性亦相絕異者可知也惟以虎狼之父子有似

乎人之愛故謂其性曰仁蜂蟻之君臣有類乎人之敬故謂其性曰義是皆金木之氣得一路之通而稟義理之點明故雖於禽獸上指其彷彿者而強加之以名目而已亦不可以有是而直謂其性之全體仁義也明矣且朱子又嘗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豈得以全之則於物物上決不可謂之有此德性而於此章句乃言人物得所賦之理爲健順五常之德有若人物皆稟得五箇德性無有分殊之異以致後人面面疑貳而反以五常純粹之性降同於昆蟲之僅稟一二彷彿者而爲之渾

同而參論之則不其悶然乎

盛見之不無其疑以章句所謂人物之生因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云者疑若以物之性謂如人之五常之德而然耶語類問此章句之意而如來說之疑者朱子答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健順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五常之性也但稟得來少不如人之稟得全以此觀之則物之性不可謂全無健順五常之性也但其只稟得一端不如人之全稟得五常也朱子又曰物雖有仁義之性豈如人之克己復禮善善惡惡以爲仁義也蓋以虎

蜂言之其所稟金木之氣略有一點子通明故其得所賦之理而爲性者彷彿於人之仁義云其性仁性義豈能如人正通精爽上所稟仁義之渾然全體發而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無所不備也自太極而賦於人者言則不但堯桀舜跖無間至於昆蟲草木而皆同一理也以其各從形氣之異者而所受而爲性者觀之則隨其所稟之異各自爲其氣之理故此異體之理絕不同而形不同則性不同形同則性同是以從理言則人物無不同從性言則人物各異近來主人物性同之說此則人獸無別也孔子所言天地

之性人爲貴者果何義也潛玩而詳味焉則可知耳

答宋景晦

壬子

心經贊道心旣曰根於性命乃以仁義中正直切稱之下三板又曰仁義禮智之理根於性如此則仁義禮智非性之本然而分明是根於性命底物二段語皆然則似非偶然筆誤西山主見然耶西山之看得人心道心差似未瑩蓋心一也而爲我之聲色臭味而發者目謂之人心爲孝悌忠信而發者目謂之道心聲色臭味之心由於耳目口鼻故曰生於形氣孝悌忠信之心由於仁義禮智故曰原於

性命西山以爲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仁義禮智卽是性何以曰仁義禮智根於性云耶仁義禮智與性僂作彼此二物此固可疑贊之言道心善看則不必爲病而附註所載之說或初季說而贊則改見而其言猶如此耶是未可知但贊中言人心處以七情專屬人心者旣失之其言道心處又安知其無失也十七板此心潛隱○人之好獵心之有偏而自謂己無則變化之功也然未遇田獵時未見此心潛隱之迹則雖欲加克治之功無復着手處若更欲時時討覓省其存否以爲提醒做懲之道則是僂

是繫滯而又起一病大抵如此處拔本塞源之功甚爲微密未知何以治之

顏子不遠復朱子以知之未嘗復行言之明道好獵之意復生是勇斷不如顏子一戰廝殺了者也好獵果是心之有偏好而克治之至然後無復此念故濂溪知明道之變化工夫猶未盡然者以此心潛隱戒之蓋其自省之道不必於好獵一端而拳拳焉不忘懲窒也日用云爲之間如或有偏心之未盡祛者則目下雖未形顯前日偏好之心可知其觸感必發學者克治之工不可以一事言只此存省之工無時間

斷私累淨盡天理純然則雖或遇前日偏好之事此心如止水之澄澈而不爲風動矣來示討覓繫滯等云非所可論之事也

二卷九板楊氏正心云云○或者之問要在誠意之功而龜山答以正心之效者何歟蓋誠意爲修身之首心又一身之本則正心又是誠意之親切下手處也故必以正心之效爲言耶

問者雖只舉誠意二字謂如何以平天下而龜山以張子此段語答之張子語以己心爲嚴師者是誠意也故以爲心正則其效優可以平天下云誠意之工

前

實貫通於修齊治平之目而龜山之意蓋謂心不得正則不可以平天下而正心之工又當以誠意爲要故此其以心正答之耶第答辭少曲折盛說以正心爲誠意之親切下手處者誠得之

龜山以張子語意爲說故篁墩以龜山此說編於張子言之下以此也

三卷一板良心○聖賢論心或單言氣者存亡出入之心是也或兼指理者仁義之良心是也良字如良知良能良字不待修治而固純善之本心也以山木之譬見之則豈獨以君子而存之庶民而

未嘗有者哉今見其不遠禽獸者而曰此心本惡與聖人不同其可乎哉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仁義故是心之氣仁義之理元不相離本來妙合其於存之與用之也是心是理融妙透徹渾一無碍者自是心之本體而不囿於所稟之氣者然也今以氣稟所拘物欲所牿而謂我無本良之心豈不是自誣者耶亦豈以氣稟爲一物本良爲一心而各自主張者也乞有剖析之教

孟子每道性善而於此特言良心有若捨性言心而亦不然良天然粹美之謂也心卽氣也其曰仁義之

水

心者蓋謂仁義禮智之性人皆純善而性所該之心氣或清或濁故性之乘氣發見者隨其清濁而或善或惡此夜氣主心言孟子之意以爲朝晝未與物接之時心氣清明則仁義之本然純善於此著見是謂之良心也實指示性善發見之路脉非專指心體而言之也由是觀之性善之直遂於心氣清時者謂之良心以其仁義發見之地頭而言故雖謂之心而重在於仁義然惟於夜氣清明時能如是其不清時而發者輒不得如此則心氣之稟生本體不得純清可知也蓋謂之良心則果能純善而章末所引孔子之

言心通聖凡本心體段而集註謂危動難安如此又答石子重書論此一段而謂有善有惡則心之專以氣言者不可謂純善者豈不較然乎

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仁義性爲心之理心爲性之器妙合而元不相離者誠如尊說第性則聖凡皆同而其體雖純善然全無造作攸爲其動靜敷宣惟心是需心是一身之主宰出入合散惟自爲之命物而不命於物是爲之天君也近來論心者以精爽之心爲氣質之心以其虛靈之心爲本然之心此皆專以氣論心而本然之心一句古無是語人多

襲用自以爲非二心如是兩稱而對待言則非二心而何人稟天地正通之氣正通之氣之精爽聚於心臟者朱子所謂心氣之精爽者也今就精爽而言其光明處則曰虛靈也言其能做底則曰才也虛靈與能底不過是精爽中事精爽一而已今若於精爽之心或以虛靈之心或以能底之心對待於精爽而并稱焉則其面貌理致果終成說否雖以虛靈之心別爲位置爲聖凡純善之心虛靈與能底俱是精爽中事則程子以爲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是其能做底則精爽之能底隨精爽之清濁而自有清濁虛靈

之於精爽與此何異耶虛靈惟清濁之精爽而自有優劣栗翁之言究其理致豈不與程子之論才者一致耶向前已說而天地正通之氣既有清濁美惡故精爽之爲心亦不得不有清濁美惡其虛靈與能底俱出於清濁之精爽則今以虛靈之由於精爽者對待於精爽而一則曰無聖凡純善一則曰有清濁終莫曉其成說也

性具於心而心該這性此固一箇體段以性之具於心者言之則禽獸無異於人孔子稱人之性曰明德德卽性也人之性必稱以明者人性所具之心以正

通之氣之精爽爲萬物之最靈虛明洞澈故其所該之性亦其仁義禮智之粹然而與禽獸偏氣之心所具之性絕不同故也以心之該性而言卽本心也明德與本心固是一地頭而其所從而言者異也良心仁義之善粹然而發見者謂俱是從心而言而或曰本心或曰良心者亦以其心之該性體段與指其性之發見於心者異其稱也庶民不知治心之工任其出入無定而人欲之循故不見性善本色之流行於心者殆無異於禽獸而君子則知其然也必加省察操存之工而仁義之性常存於心君子庶民存之去

之之終歸於天壤懸殊也

夜氣爲良心者可疑朱子以夜氣比雨露以良心之生譬萌芽則夜氣與良心無分界耶氣稟旣以清濁相雜言之而又曰良心之心字亦皆氣稟也亦豈非立言之太過者耶良心與氣稟是豈滾雜而成義理者耶旣曰夜氣之氣通心氣形氣而言也下又曰滾指心氣形氣云者亦不然矣上下句段似欠照勘矣

夜氣統言則不但心氣形氣之氣亦兼言而至曰良心則良心之心氣卽此夜氣之氣也若謂夜氣清明

時心之氣乘此發見云以氣乘氣也不成理致也誠不然矣

以目之氣言之終日看書之久則目視之氣自然昏暗朝來不用目氣盥洗之初則目氣自却清明此蓋夜氣之清也心氣亦然朝晝被外誘來或終日措之則心上流動無非人欲此心夜來休息無人欲之汨擾至朝未與物相接之時此心乍覺清明因此清明仁義之善純然而發見則此所謂良心凡言夜氣則所以謂形氣心氣之兼言而至曰良心則形氣不得參論而只舉心氣而言孟子初雖以夜氣言之終以

仁義之良心言之則此所謂夜氣之氣心氣爲主而言也更加商之

十板明道曰學不成○是學字指學恭安之學而恭安非用力可做也橫渠乃欲學之未免安排故不成云耶橫渠之學每急於進道或有強力躐等之弊有多少病從這裏出故學不成云耶

橫渠本說旣曰學箇恭而安不成則明道學不成之學字卽是學恭安之學非平日所學之學也蓋橫渠之終不成恭而安氣像者此問者硬把做不安云者誠得之盛說之意亦然矣

二十四板荀子五官○耳目口鼻視聽臭味之職各有所主是所謂官也與孟子所謂不思之官同而惟心居中虛以治四者而今此五官云者未知滾將他心謂之五官耶人固有治心之語若於此混稱五官而以心治之云則無或爲病否且下面既以四者之各有所接名之曰天官乃以心特置中虛任之以制四官之責而稱之以天君則其混入於四官之列者其名義錯亂而大抵以心制心說本不能不涉於以口齧口以目見目之譏這五字或荀子踈漏處亦或後世傳字之誤耶

官主之之意心之於耳目口鼻雖有大小之別而其各有所主者則在心亦以官言者本出孟子故荀子之五官云云亦出於此第以心既謂之天君又曰以治五官誠如來說之疑然古人文字經書外固多有此等處正宜不以辭害義活看可也

四卷九板周子養心說誠立明通○誠立明通皆無欲以後成就底事而周子以誠立則謂之賢明通則謂之聖者何也朱子釋之曰誠立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也聖賢宜皆言體用而朱子必以賢之誠立聖之明通分屬體用何也豈賢者有

體而易失之於用聖人全體用之理而尤有著於用故云然耶以程子體用一原之說推之雖單言誠立而實用該焉只言明通而實兼實體而言耶周子以誠立明通論聖賢等級誠立從實體根本而言無誠立則賢亦不可言而明通則必聖者而後可言故朱子之言如此朱子則以誠立明通從體用論聖人已有此誠立之實體故終有此明通之用云兩先生所從而言者異也今將統而言之賢者之誠立工夫似不及於聖人而其用之明通雖不及於聖人亦豈全無明通之可言然至以誠立明通對待分體

用言則以十分盡到處言也於聖人分上可言故周子之言如此以此言之程子體用之說無所不通矣十板聖可學○此章實皆說學者學聖人之要而曰一曰無欲曰虛直曰明通公溥則俊即是聖人成德底全體大用底說也無尋常人執捉得下手處要法也真朱子所論高卒急難湊泊之意也似不如一而曰主一欲而曰寡之指示學聖之約束之爲端的平易也未知如何

朱子己言難湊泊之意則或似有欠於細密工夫而其曰一者即主一之一心要一也心不敬何能一哉

然則敬者心之全體工夫其曰心要一者不可謂言之不備也

答玄子厚

載健〇丁丑

顏子之於孔子義當死生以之故當匡人之亂夫子或慮顏子之死亂而見其不死喜而言之顏子亦以為知夫子不至於禍則回何敢死云此等處惟看其可以死與不可以死之義而已今必欲究顏子之何以知夫子不死之故云則極是閒商量不須言也

答郭君吉

景濟〇壬午

儒者之經學其用心處雖異於攻時文而其以文字

為業則同若能文理通暢詞章既熟則以此心眼移之義理之書其隨文究索一倍易效韓文公自是因文悟道今雖不免詞學之為先亦必篤志用力成就之以其餘效及於窮理之學則豈不善哉但栗翁因程子之意而勸以二十日讀聖賢書十日做時文為諸生一月之工不必逐朔排日如此也自秋末至春中讀儒家書其餘六朔以治科學而各自專精則相將交進內而副親意之勤懇外而無負於師友之望矣第以此勉之也但得失明有命在只當在我而善其文辭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絕勿以一毫固必之意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繫在中心程子謂不患妨工惟患奪志又曰不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此等語警惕人十分懇切須於此硬着念也

答郭君吉

乙酉

示節略酬應欲其保養精力者認是眷念之勤而實
札與文字之不得已者強作應副亦多殆無暇豫只
將任之而已觀志之業固不可已尋常論少輩一季
分四時寒節四朔讀經書一秩五六百遍究竟義理
炎節四朔課做近百篇逐年輪熟各體期於精敏餘
四朔則將學禮心近節要輯要等書及史記作家書

隨緊歇次第究盡如是而不撥十季天下之義理文
章無不森然吾目中知見既明則又必篤力實踐未
論才知淺深當作何等人耶一年工夫三分之二在
學聖之業則雖以其一而歸於時文本業無不成之
患此栗翁一月十日時文之意而實符叔程夫子不
患妨工之訓此豈失於兩下工夫耶今之自謂爲學
之士終年矻矻不能讀一秩書其業時文分數殆盡
其三分全數而考其篇成只是若干數安得免手生
之歎而無臨場之窘步耶平日心身不能自脫於科
臼而曰非不欲學聖人學科舉之害纏縛至此吾無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奈何何不反而求之未論經學時文不能用己百己
千之工以爲成就之地誠足慨嘆君吉亦無以科舉
爲諉用志刻苦毋自因循勇往直前必無至窮廬之
嘆也上所謂十年云者只言其成就之限非謂其十
年後僂作無事人也科名在數可爲而不得爲則自
止之可也至於士之爲學士希賢賢希聖斃而後已
豈有怠之之日也更另留意之

與南栗汝

尚寬○己卯

知有左右者在黃溪之上特以先契之淡每欲一覲
眉顏而遠莫之遂尋常爲悵卽於南生致心書中得
左右聲光且見其胎送別紙認是左右所詢若干條
疑義也雖不曾相見必知先誼之非泛然也何不親
以書相質因人送示第明德說己觀心性原頭義理
精淡文辭條暢真所謂後生可畏奇哉奇哉

答南栗汝

小註節齋蔡氏曰緝熙與敬止者所以爲止至善
之本○緝熙是止至善之工夫敬止僂是止至善
卽緝熙之功效也今蔡氏以敬止爲止至善之本
是以止爲止之本似有未安如何

盛說看得精緝熙者明新之工無所間斷之謂也其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無間斷者以敬之故也能敬故無少間斷而止於至善也謂敬爲止至善之本可也今以敬止謂止之之本則果如盛說之爲未安也

答朴景豹

炳○辛巳

方讀毛詩則畢後繼續讀書傳似好易則象數之源無甚急急是晚年之學惟四書乃義理所自出也不可先理會通透以爲進修之本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第熟讀三四五六百遍使淺深義理明白無疑可爲實踐之地小學則日用事爲間笏記也大而事親敬長小而飲食起居事事當前一皆遵依行之也非

有義理之難知必熟而不忘可無差失矣橫渠以禮教人使學者有所據守小學莫非日用之禮而冠昏喪祭之禮亦甚關重不可緩忽小學讀後卽宜講質於先覺四禮必遵行無差至於心經近思錄聖學輯要朱書節要等書皆裒聚義理之要語而羽翼於四書讀四書時以此四者相間讀之以爲參觀發揮之益矣且經書自晚秋至仲春讀之而必先讀經書一秩後繼續讀心經等一書三月以後或左傳綱目或班馬八大家等一書或看或讀而六七月暑熱之時則讀詩騷做時文歲以爲律如此七八歲五書二經心

近諸書史記外集庶可究竟始將禮記春秋周易及儀禮周禮等書以爲卒業之地至於朱子大全地負海涵義理千頭萬緒無不備載此則終始以之斃而後已學者工夫大略以此自期其中間隨意加歇惟在自家權度耳大抵聖賢之書載道之文一字一句皆割着在身無非可以實踐以行之者若讀之而已不關於我則真所謂買櫝還珠也又大可戒也人皆有父母妻子仰事俯育疾病事故皆不能不自我爲之閒坐讀書亦幾日哉餘力學文若不竭力慥慥其何能一半分成就哉

答鄭汝能

克煥○甲申

華陽老先生影幀以蠹患移奉草堂云云

所示朱子說鄙見本亦主此年前有人以爲華陽祠宇影幀蠹甚諸議欲更移奉書室而問之者余謂此影幀初奉於書室書院移設後先師以爲祠宇已奉位版則真像之各奉有乖朱子聚萃精神之意即移奉於位版後今不可變動云矣昨冬院儒奉審以爲蠹蝕特甚或犯面部過此數年則將無以見其真本終若致傷尤絕欠敬寧還奉烟火之埃無至加傷也且院祠在邇別無如前籩豆之禮雖今各奉與他書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院別建影堂有異云此說誠然矣最是絕峽霧濕之地傷毀極可憫也吾亦以博議於士林奉稟於院長而處之之意答之矣

答朴子正

宗穢○辛酉

四時乃禮之盛者不可廢闕而今人家汨於貧窶不能舉行淡可歎也云云
時祭禮之大者必可行也昔趙重峯以麥飯蔥菜行時祭雖貧豈不可以效此尤齋每稱重峯此事而言之矣祭主誠敬稱家有無不可以爲辭也

答盧伯玉

瑞光○癸酉

斬衰條婦人夫承重則從服承重喪主纔過成昏新婦奔喪節次似有異焉且其姑方在哭擗之中其見之也亦當如何

婦人從夫服夫承重則從服亦從夫之承重而服之也纔成婚婦奔哭而來入門後節次一如奔喪之禮而若其姑在則當哭以相弔而已復何論節文

備要虞祭初獻註洗爵奠于鉶南遂啓會卻于敦南云云

鉶器名古禮有大羹鉶羹之稱大羹只烹肉而無鹽醬之和者如玄酒等也鉶羹肉湯之和鹽醬者鉶以

其羹而名其器者也會飯孟之蓋卻啓其蓋仰置之
意敦飯孟之名此皆上古之器名家禮祭初祖初祖
卽厥初生民之祖也其祭以其祭上古人故皆用上
古飯食與器也

答河一澄

乙丑

示諭敬字誠治心之要法舍此何求凡人心其所
爲病不胡走則必昏倒無此然後可以未發而爲惺
惺發而能事事當理其所以爲如此者不過戒慎慎
獨而已戒慎慎獨亦不過一敬字意也是以朱子以
常存敬畏一句統言之但敬以操心其要雖如此亦

不可綽略下手便得打疊必此心未發之前則平平
存存略略提撕無一毫力制縛之意而至於已發之
際惡念之或萌則必用力克治如刀兩斷常使天理
流行終至於浮念之自消矣以此自檢無一日空曠
無一時間斷則不知之中自覺工夫純熟心境寬平
更無走作昏懦之爲病矣若或未能實下真踐謂敬
之不足主宰此心而難可以治此心之病云則不但
徒歸於不知敬之科實不知雖欲更求而無他更求
者矣千言萬語只在敬字上下工夫矣

與巍巖影堂齋儒

己未

三先生位次奉以并享之禮未知孰主張是恐不淡
審師生之不得并享自朱子而已有成例朱子於濂
溪祠以二程配之尤菴先生力主此議至紹賢書院
沙翁追享祭文曰位文簡下蓋嫌次座於文成先生
而特位於文簡先生之下也先師每誦諸先生已定
之論極其謹嚴矣以先師一事二先生之心揆平日
所遵奉之議今日并享之位其果以爲安乎今雖失
之於前實不無追改之道鄙意竊以爲因日後享祀
更告事由降奉配位如二程之於濂溪沙溪之於栗
谷者參以事義終恐安穩未知僉意以爲如何先賢
享儀事體甚重雖欲釐改亦不可以一人之論遽易
斷定須博議於斯文諸文而審量以處毋致有他議
之地幸甚

與冷泉書院儒生

書院之有祠宇尊奉先賢事貌非不重矣然書院本
意則實爲士子藏修之地觀於白鹿洞記可知既士
子藏修之所故因祀奉先賢以爲瞻依慕法之圖初
蓋兩宜而後來祠享之禮雖存藏修之道全廢書院
之設莫盛於今日而在在皆翬然空院宇而已究其
本意可勝歎哉貴鄉學子近多蔚興而亦皆慕法老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先生之徒任院事者亟議羣居聚學之方宜講老先
生許大義理毋使墜地之歸矣但新設之院事力不
逮有財穀然後可議此事僉須從長變通或議之一
鄉士友或稟聞地主庶幾成就之則誠士林之幸既
與聞院事謹此布聞

答莘巷書院任儒

戊寅

華齋朴先生重峯趙先生誠百世宗師之名賢也朴
先生前後樹立之名節趙先生壬辰本州之戰捷至
今數百載之下士林之聳動欽誦宛如昨日事朴先
生雖有鄉祀之報尚不請 恩額趙先生雖有紀蹟

之碑迄未有祠享者實一方士林之欠典也安得無
鄰縣之士論也朴先生猶或以同鄉之已有祠享爲
諉而趙先生之義旅戰捷不比尋常杖屨之所經以
本州士論之鄉何至今寥寥也第朴先生之於莘巷
與冲江松三先生以同道同傳之義并享一祠趙先
生之於莘巷又是先師首享之地則從以配食其在
事理情禮誰敢疑貳惟是 禁令之後雖非新設士
林不敢擅自追享則不可不陳疏仰籲以請 朝家
指揮然後可爲此則僉君子當齊議而可否之也但
念近來此等事多士雖上京陳書甚難雖或陳書朝

廷之回 啓採施亦未易此不可不商量爲之也

書院之設本爲多士之藏修講學而中古以來只作鄉先生祭社之所而已於興學本規全沒意矣自先輩長老歎歎於此久矣本院實在鄒魯之鄉長少問學之士既多建置最久院中財力且稱稍優不比殘院敗學雖欲招聚儒士而無力可辦者也今若別錄一鄉士子之勝冠以上四五十以下有志學者成案又敦出鄉望夙學之人以爲講長必月再會講講訖悉書講說投示此中以爲答問講難之地則庶幾不失於設院興學之意而亦不能無益於年少儒生進

學之方矣僉尊既帶任名宜相與講確而亦就議於鄉老之可與議處以爲必成就之好矣若議定之後則會講節目及所講冊子可無更商之道乎

答莘巷書院任儒 壬申

本院追享栗谷先生時隔板而奉安於牧隱沖庵諸賢之上至文巖院長時改以東西分首而奉之寒泉之院長也又令如前隔板故清鄉士論多端矣本院位次未論隔板與分首論議紛爭迄于今靡定尋常慨歎當初以隔板勘定本出於宗師之地已過七十年之久雖或有他議不宜輕改既分首之後亦有可

原溪集卷之二十一
據之例則不必又改以隔板而今又欲改以分首一番隔板一番分首舉措之屑屑已不可言此豈妥奉先賢之道耶今雖分首近年以來士風益淪論議易激安知不數年之後又改以隔板耶以此言之分首之奉亦終歸於不佞而已惟僉賢毋作無益之論也蓋本院自栗谷先生追享後則事體特重只以世代先後奉安於諸位之下誠非崇奉大賢之道故有隔板分首之議而以至此矣第有一事最合事理可以永遠無弊者雙廟之制也是朱子遺規更誰疑貳若於追享之初已有此議則諸老先生豈不許之主事

諸公雖或思到士林力微廟屋營作之難古猶今矣特未爲之耳到今捨此又沒好策今建二廟一則牧隱以下諸先生依前奉安栗谷先生別奉一廟上可以穩奉諸賢之享下可以鎮安士林之爭揆諸理勢之便當誠無愈此僉賢須通議一鄉士林齊會議定營建之任以今秋始事如何既以二廟敦定則屋制不必過大損舊同新無或異同可矣財力必難而此旣不可已雖出賣院案田民亦可而惟在莅事之人裁省而節用之耳今觀多士單辭誠不無慨然者何故而辭氣之間全不商量而有歉於相敬之風實非

有望於鄒魯之峨冠也且有事於先賢凡百言議當付之士論子孫之參論其間元不有光於本事爲諸先生之後者此義亦不可不知也

本院隔板之制同春先生本因退溪先生迎鳳之制書議於允菴先生而爲之者也今以允翁之答春翁書觀之此則論坡州位次者而於本院事可取而爲證也既曰退溪本意實出於不得已云而且允翁之與蒼巖宋公元錫書亦曰春翁亦不以隔板爲好然則退陶與允春三先生本意固可知也本院中間有分首之事元無主壁之位而東西排坐又無前例終

不如一庭雙廟之事體無碍也此本朱子白鹿之規允翁之所據而爲言者而慎齋之所印可者也竊念本院隔板之制終甚不安昔者太學坐次從榜次爲之栗谷先生以爲學宮之禮當以長幼爲序仍以年齒而坐以此揆之學宮位次後賢之塵坐於先賢誠甚不安然士林之尊奉大賢亦難只計世代而序列於下位此所以不得已有隔板之論也第士林尊先賢於俎豆之地者固宜爲優於所享之先賢以慎齋決不可次休菴於栗翁下之言論之而牧老以下諸先生之於栗翁世代之遼絕既如彼况牧老之碑記

出於允翁之大筆其稱樹節義行禮俗明伊洛之學者不欲專圖隱之美而且以下諸賢或爲己卯之淵源或爲乙巳之領袖者已著於庭碑栗翁之尊禮諸先生者想亦不啻於休菴也然則栗老之心豈以一板之隔晏然於塵坐諸先輩之上耶以平日所不優之道享之於俎豆者豈可爲尊奉之意哉是以朱先生已有雙廟之制而慎老允翁之必欲遵而行之者也今者本院去隔板難優之規毋更爲分首無前之例而亟成一庭雙廟之制奉栗翁專一祠之尊而以泉谷西溪配之奉六先生并享一祠則莘摯巷顏之義於是大明而更無坐次之難優豈不是全美之道耶須以搢紳章甫士望所歸之人別出營建都副有司以爲各別濟事之地而但義雖優好財力難辦必各思生財之道以爲我東復有白鹿之舊制也

答鳳巖書院儒生

辛未

本院奉享四先生而松齋韓先生西壁下東向沙溪先生東壁下西向同春允菴兩先生前後奉安而以沙溪門生故并列於沙溪爲未安並奉於松齋之下矣允菴奉安實在於辛丑秋而其前則三先生位皆并列北壁下到今諸議或言當依前日

所奉并奉於北壁之位可也或言今既東西對排則不必改也莫適所從欲承指導之教而奉行也四先生位次釐正之示眇末後生何敢擅論第師生不敢並列云者若先師主享之院則弟子不敢同列坡州紫雲書院乃栗谷先生主享之院故沙溪先生為配享黃山書院即諸先生并享之院也尤菴先生并列沙溪之下先輩定規既如此且本院以東為上云而同春先生位居於東則實奉於沙溪之上故尤菴先生有急急釐正之教而初不以同春之並列於沙溪為非矣即今東西排奉不必然矣松齋先生是此院主享之位則三先生之追享以世代先後自西而東一祠并列義例無損今欲釐正則幸更博議於儒林長者而處之也

答竹林書院儒生 癸酉

院長已以奉安於位牌倚子之後為定云此他書院通行之例更不須他議矣但本院既非尤菴先生單享之祠先生又非首享之位則獨以影幘合奉誠似未安且影幘奉安處必有板龕之役諸先生位當有告由移還安之舉此亦未安而既奉影幘之後則遠近多士之尋院者必欲仰瞻遺像先賢同奉之所數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數開門誠有所難僂八卦亭即先生平日所居之精舍而既在書院咫尺之地且自本院看護僂是院中別堂也奉幘於亭中而別無俎豆之禮則亦無別建影堂之嫌未知如何既承盛詢聊以鄙見仰對耳

答景濂書院儒生

戊寅

示意悉之今此濂溪之奉安既經允菴先生定論不須疑貳但近來毋論新設與追享朝禁至嚴誠不敢與論也文字僉意既勤不宜終孤移安奉安兩件告文謹此構上望耄神衰文辭益拙未知合薦於籩豆之際也不任媿悚第九翁之意如不成雙廟則必

爲隔壁之制者不獨先生之意實據朱子白鹿之規也蓋朱子於白鹿中立先聖先師之廟東祠濂溪兩程西祀劉陳諸賢蓋以莘摯巷顏之義區別於學問之儒夙夜之賢也朱子本非有輕重於其間九翁之意何嘗異此然而當時之鄉議紛紜終不免見毀於凶黨可勝嘆哉第見今祠奉位次顛倒難僂者百餘年之久而貴鄉士論尚不之釐正識者莫不爲之歎嘆今濂溪之必至祠享者蓋依九翁遺議則隔壁之制亦不可不遵用以爲各專尊奉之道也今濂溪主壁則畢齋以下皆奉配位然以前日主享之畢齋禮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不可不奉於東一位文惠次於西一位雖同是配位之中終不無先後之顛倒此所以尤翁之謂如不成雙廟則必宜隔壁者也此義已詳於移安告文幸僉其商之也

答景濂書院儒生

己卯

書院奉安各異其規或以東爲上或以西爲上朱子滄洲精舍先聖位南向配位顏曾思孟在東西向從祀位東西相向而以東爲上以我東言之莘巷東上道峯黃山西上此皆一時議定而已既各有例則元無一定之規頃日告文章時以東邊爲畢齋位者無

甚有意矣第更思之本院見奉配位之次似已以西爲上而即今隔壁之禮全用尤翁舊議則當一依前圖行之畢齋奉于西邊文惠平靖并奉于東邊宜矣既隔壁以奉各專其尊則元無上下尊卑之次而本院以景濂爲號則本是畢齋主享之祠無論東西當以畢齋所奉爲上矣

答華陽書院儒生

甲戌

李斯文公輔意外又辱竊礪再致僉惠書慰仰之極且蒙公輔以僉意爲申庭碑事甚鄭重自顧媿惕誠無以仰對也竊念先師平日尊事我老先生靡不用

厚澤集卷之二十一
極凡遊先師之門者孰敢或辭於老先生文字之役哉不幸同門諸老今無在者唯醜劣猶能視息於斯矣所以僉意之專靠至此而今趙院長之書又如斯矣茲不得終孤勤意而文詞本拙陋神思益枯落恐無以揄揚論贊終誤斯文大事也實不勝兢悚之至

答華陽書院儒生

甲申

所詢與通告文字謹悉以今歲甲申也匪風下泉之感於戲不忘之心有此齋發之諭感慨之餘不勝欽歎但伏念茲事至重且大尤菴先生非無此意亦有事體未安之語先師則微婉之辭雖不敢明知當日三席實承難慎之意且於禮節之間恐不無難安不敢之端顧此孤陋癡疾何敢容易刺口於此等大議論耶幸更博詢於士友諸公十分審慎而處之如何來紙二字不敢當禮謹別具狀仰復勤意

答公州鄉校儒生

戊寅

示諭祠享事聞來令人聳肝前而節齋後而退修真忠義烈卓乎偉赫上比六臣而不媿下方四忠而無遜祠享之規無則已矣有則非二公更誰爲哉貴鄉卽是生而長又衣履所藏之地而尚無俎豆之儀則誠貴鄉儒論之欠失今奉通草之示以此將欲陳書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仰籲近來此等事甚難得竣是可慮也然士林言之何可已也第忠賢云云以朱子白鹿洞雙廟之義觀之李評事與成李數賢雖不得不祠享其同享於此則自先輩而已有議矣今既不并享於老江兩祠則擇地於錦江上下特建一祠而妥奉焉則其尊隆名節之意豈不專且重也僉意亦不可不一下商量也

答紹賢書院儒生

己卯

凡爲士者立心制行言議事爲之間務去私意無一毫畱着在胷中必從義理做去當邪正淑慝之辨關世道斯文之會而我之所執旣明真是義理之正則

不可以禍福利害有少撓屈雖鐵輪頂上旋轉不動在上者亦於大義理大是非處必先知黑白之分備盡扶抑之方無使薰蕕之雜以貽吾道之害也若今者本院僉章甫當初分爭元沒義理兩皆全非何者李生輩以削板之微事終成鬪鬪之變渠不足言而其爲忝辱於老先生者如何也今爲我老先生之徒者正宜惕然傷歎亟推被髮纓冠之義言其兩皆不是之由思所以救止之道不然而各以私好爲其黨援或扶或抑互相武勝以助乖激之勢而不自知反陷於互鄉之歸誠足慨歎也第聞諸李則始曉於昨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歲宋中丞之言而今因方伯之教諭終復就好云前
日一是一非之論已歸芭籬而無事於閒爭競矣諸
洪之論又聞方伯校堂會諭之時諸賢已皆通融和
好無復黨爭爲答云士子之一言一行皆本於心其
言既如是則心之所向亦可知已庶幾自此無論彼
此一心純然無更畦畛而復講平日之世好同造清
齋之講席揖讓濟濟討論義理則實爲一院之美事
而亦豈不有光於聽聞哉茲申前日奉勉之意惟僉
章甫更念之

答金烏書院儒生

辛巳

稟目之稱非所敢當亦不得循例仰答第其示意謹
悉之矣清聖廟碑刻百世清風四大字曾亦見其印
本爾竊以爲我東節義之類夷齊者惟冶隱先生而
洛江之金烏卽灤河之首陽也宜豎大石於先生廟
傳刻四字俾瞻觀瞻也頃者錦山儒生以先生遺墟
又在於錦而影堂已毀於壘設之禁則無以標示來
後營立四字碑云善錦皆先生舊居則清風之碑義
無所殊士林皆聞而奇之鄙人亦以文字相其役矣
今者僉賢追聞錦事又有樹石之議彼旣爲先生屹
此螭頭而今又兩地同碑無或近於文勝耶然各爲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先生地也必欲爲之則自有傍照之義爲大賢俎豆之所非止一二處不嫌其多此亦何妨於義理耶但錦則旣立遺墟碑而刻此大字善則其書院與影堂擇其便宜爲立庭碑前面刻此大字似無不可未知僉意如何

答忠賢書院儒生

壬午

今名以稟目多士俯詢至及於蒙陋媿悚之極無以爲諭除是重峯趙先生宗事之蔑裂略仍士友之所傳而聞之未得其詳今僉尊爲示前後委折始蓋悉之矣趙纘文以支庶賤出敢生尊宗之計假名宗秀

滿告大臣移奉祠版果如來諭則其操縱與奪悖倫亂常之狀誠極駭痛雖在尋常士夫之間有此變怪聞者莫不惋歎况先生宗事耶宜乎士林齊憤至於發文廣詢思所以釐正之道也周公制禮宗法爲重而朱子家禮亦眷眷於此而一乖則尊祖重本之意蔑人紀數廢管攝無地者誠春秋一統之義絕而夷狄猾夏諸侯僭亂也先生平生尊朱子之學仗春秋之大義而後裔之不肖者全不識先生之義理而變起宗事其爲慨惜儻復如何今趙燁與煥俱無后則宜就長派後孫擇賢而爲燁後以主宗事如或無之

則又求仲季派立嗣若其爲嗣者年穉不堪主祀則依圃隱栗谷諸先生家攝祀助祭之例亦可如此然後一門之心志一定以絕紛紜爭奪之弊矣此固出於重宗祀之義而亦朝家已施於先賢定宗事之規也今若棄其宗嗣或奪或與以至於移奉先生祠版而祭之則朝家雖定爲不遷之廟先生無廟之彼之此有如長房遞遷苟爲一時香火而已此豈道理也哉但此必大臣或禮官詳悉筵達以俟朝家指揮可矣士林雖自激慨不可以此直爲陳書祈懇或可詳悉前後委折備據兩先生家立嗣時例上書都堂或禮部以爲奏達變通之地耶惟在僉尊夏加博詢於知禮家或就議於朝廷大人以爲盡美之道矣既承士林詢諭之勤義不可孤略布鄙見如此不知僉議如何

答靜退書院儒生

丁亥

本院諸先生前後位次圖並說承悉以朱子南康書院專享周程三賢鄉先生則別廟而祀者觀之當初本院忠武公以下別立忠孝堂享祀者事體得之今既重修則何不依舊例別祀之而增屋於本祠而各享之爲也此則前代無此例矣可惜第今既完役奉

安諸位則殘院更無力致其已成之屋作一別祠以
遵南康故事也勢將就其已成之祠整頓位次也五
間之中西三間東二間隔壁而別之依乙亥年例各
奉而但大小書院奉安或西上或東上太學雖用東
上之禮而神道尚右 太廟禮及家禮祠堂所奉皆
用西上之禮是院亦前既西上則今何必改用東上
之禮耶且配位本院舊例不於正位左右東西向以
奉與正位并從南向雖或前或後殊非配位之禮係
是無前之規例來示所定東西相向如太學四聖從
享之禮可矣第又有可言者東浦自是麗鮮革世時

名節之先賢與吉冶隱諸賢無異同之可言且尤菴
先生之意於祠院位次以季代爲重蓋不足并論於
祠享之人不須論而既奉於一祠則以先輩而強屈
於後輩爲甚難復又以爲所享先賢坐正位而俯視
先輩之強屈於配位則其心豈能安享耶先生所論
義理正當不可不從燕岐鳳巖書院卽韓松齋所享
而其後沙溪尤菴兩先生追後奉安而皆奉於松齋
之下今此東浦之爲配位於靜退兩先生誠未安矣
近有一例清州莘巷書院本 宣廟時書院牧隱及
己卯乙巳名賢所享而栗谷先生亦以曾經清牧追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後并享焉尤翁本主雙廟之制而奉安時尤翁在喪中故院儒奉稟於同春先生用退溪所論栗谷首奉於東上之位而隔板焉牧隱以下八先生自東而西以奉之昔季文巖院長時隔板非禮以栗谷牧隱東西分首叙次而奉安其後寒泉之爲院長更爲隔板以遵當初春翁之制無正位而東西分首亦非正法今於此用朱子尤菴之義奉以雙廟可也而其勢不得爲雙廟則爲東浦之地者與其處於後賢之配位寧爲首奉於忠孝祠也稱以雙廟則與別廟有別尤翁於莘巷栗谷與牧隱冲菴諸賢分爲雙廟爲可云

則卽今本院忠武公諸位所奉便是雙廟義無所害但此則又是新生別論不可率爾斷定須博議而量處焉雖以先後賢世代爲重本院東浦先生非如鳳巖書院韓松齋之先享而沙溪尤菴之追奉也東浦旣配享於靜退今不可以世代之先而卒然奉安於靜退之上也亦可商之也

與老江書院儒生

乙酉

本院長任之名顧此癯衰鹵莽固何足堪第老先生祠院之在嶺下只此一所則甚却奇喜而僉賢之特意慕仰於眾咻之中者尤切歆尚其齊心共議於院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事之意誠不可孤終不敢以老病爲辭然屢百里外
事勢之拘無以與聞於末議而奉助其萬一徒自慨
恨向者以齋中僉議送來空冊成示講學節目極是
喜聞非不欲卽副盛意而平日酬應之煩無暇下意
適因高寧僉草成若干條又足以跋語幸僉賢毋以
言毫而棄之加意相勉必逐月成會以爲觀善資益
之地則誠士林之幸也但會士之道有院中財力可
成未知無難辦此否是可慮者

答海州儒生安體潤李熙夏朴慶善

乙亥

示李生德云云頃因海州三書院任儒聯書略知之

李生輩至親間私相爭鬪不但爲渠輩之不幸俱在
大賢脚下其忝辱先世貽羞士林爲如何也誠吾黨
之一變故寧不欲聞也此本老先生別集而玄翁所
裒成則事體甚重今者李君叙五非有改刊之會而
不議於士林無端削板誠妄則妄矣顧其板本已有
尤翁定論早晚當削則削之亦胡大罪不恤骨肉恩
義轉成大鬪以至儒林各相左右馳書遠播爭說有
無疵過使人莫不駭聽此何情理此何道理來書與
頃者院儒之書俱是多士之言非敢不信而條件俱
多各言一邊之悖狀而若相對案無他可證實非遠

外驟聞可以究其曲折以答可否也第李生輩以同堂之親不耐一時之小忿不念親愛之大義其見識之陋可知常人識陋則量小本事雖微說來說去語各不擇易相乖激相激不已則至於相讎讎之之甚則終必相殘雖鄉生賤夫至親相殘人理之所不忍王法之所不貸李生輩自待雖卑若念所生之地則豈不各自惕然兩棄前愆以爲釋憾相好之圖乎凡事之關世道斯文者不可不明辨是非嚴其扶抑而此則不過係渠輩門內事而大體則相關也雖或有小小得失元非他人所可與論儒林之各相扶抑欲

其善處置者以其老先生後裔而顧憐之意也然則彼此何間焉無論彼此是者還他是非者還他非而一使之篤於親愛毋至相殘得以復廁於士類之後則真來言所謂扶護愛惜豈但如昌平之草木者也僉尊須相議於三院任儒而通告館學解李德等罰目各勸彼此俾令毋計長短相就謝愆終歸乎善則豈不幸哉頃答院儒書僉須討見而此書亦須示之院儒而議之如何

繫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書

上外舅朴公

星錫 ○ 一

答鵝山成公

德龍 ○ 三

上外從兄宋判官

宗錫 ○ 一

答李兄斗慶 ○ 一

答姨兄尹聖惠

百和 ○ 一

答內弟李聖采

熙疇 ○ 一

答姨弟尹汝朝

百宗 ○ 一

答申錫大傳 ○ 一

答李婿牧永。一

答戚從孫李允謙。一

答堂兄鳴臯圃巖。一

答圃巖堂兄。八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書

上外舅朴公

星錫○丙戌

歲弊體履如何這處人心之不淑果如所聞前書既承此教還可幸也其所為幸者非幸其人心之不淑實幸其不淑之已知也若已知其不淑之為惡則必先務淑之之道此足可賀也這亦人其心豈本不淑哉今之為吏者若操心必清律已必嚴敬以臨惠以施一反前日之為政則豈無補於治道之萬一而亦必有解倒懸之效矣况今以萬夫之才試百里之地

屏海集卷之三十一
寧可終諉於人心之不淑而坐孤我 聖朝分憂之
意耶伏乞加意惟祝體候迺新增社

答鵝山成公

德龍○壬子

冲漠無朕者本言理之無聲無臭也來論似以氣言
恐不然顧此冲漠之理於動靜陰陽上無乎不在實
爲動靜陰陽之體矣非動靜陰陽之外別有所謂渾
淪一氣自在原頭生出一動一靜之氣而分陰分陽
也蓋以氣言之陽包陰陰包陽渾淪無間形狀之無
可尋方位之無可言則謂之一氣可也而第此氣元
無無動靜之時不動則僂靜不靜則僂動動是陽靜

是陰陰自陰陽自陽而兩儀之不可不立位置之不
可不分則陰陽黑白左右對待者安得不如此圖之
明白指畫而判而爲二耶木次於火金次於水者非
以陽根陽以陰根陰只是陽左陰右而屬之於水火
矣稗盛之論勉齋之見大煞致疑於圖解之說勉齋
之水火爲稗金木爲盛者直以生出爲主雖自各爲
一義然先生非不知此已有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之
說矣第圖說實與大易渾先生之解全用易陰陽老
少之象蓋易之陰陽老變而少不變水火之互包陰
陽實老而變之象也金木之各自爲陰爲陽者固少

不變之象也此老少之象而分其穉盛者豈不恰恰
正當哉坎北离南雖與圖之水右火左位置稍異然
坎离之移置南北者乃文王行變之卦位至於伏羲
原卦之位則坎西离東實爲此圖之所淵源則來示
所謂與四方陰陽之位易置者未必然也西上之位
卽神道之所主此亦西屬陰故矣盛意以陽在東謂
之陽在陰下耶生道本以東爲上東非西下矣幸商
量之來意以上一圈爲無極第二圈爲太極此不然
上一圈乃無極而太極也第二圈乃太極之動而陽
靜而陰之本體也如是看則無極太極本無二物之

疑矣太極之圈謂之象天地範圍則太極是氣也非
理也似不可如此說也

答鵝山成公

乙丑

陰陽升降之義先師說實有據於朱子之訓無可疑
先天圖以復配冬至以姤配夏至兩卦之一陽一陰
皆從下生以此觀之陰陽之皆自地中生正如朱子
之言者可知矣陰陽之氣及其盛也則充滿六極只
謂有上升下降一道而已則不然是以先師必曰陰
陽之生皆始於地中漸漸從上下四方放出去云也
來教至有先後漸次之疑則未敢知也氣之消長陽

自此長則陰亦自此消長之極則消之盡陰復自此長而陽復自此消長之極則消之盡循環無端其長消之有漸次固無疑而自此至後而言之則其遠近之別始終之間亦豈無先後之可言耶若疑四方上下之有先後則不然矣以卦配月者觀之復之一陽既配之於十一月而臨之二陽配十二月泰之三陽配正月而大壯夫乾之配皆以陽氣之漸上而言之也姤遯至坤之配月亦象陰氣漸生之義也且曆書之三伏亦言陰氣之伏於地中也今言陰生自天者全不成義理矣非一道云者陰陽之生皆自地中由

上下四旁而充塞於六極其所放出固非一道云矣

答鵝山成公 庚午

地之上下四方空虛而以在大氣之中故不墜矣大明初利瑪竇者來自西洋國而僂神人也歷覽四海之外有海外諸國地圖印本行於世矣其地圖四海之外有陸而諸國列焉此不可泮信而蓋以振河海之言泮之海外必陸矣

上外從兄宋判官 宗錫○丁未

御者南麾歲蓋一周自嶺歸來踰伏窮谷寄候無路則勢也無奈何而時自翹首不禁其悵恍也即日老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炎政履何如睡翁公延謚士林之幸記昔庚寅自承
先師之托耿耿者何日忘之而自顧拙劣無處藉手
至於宋疏之見毀則每於弟兄叔姪之間慨誦而已
畢竟發之平君助成於堂兄私心喜幸反若成就箇
自家事不知此天理之正耶抑不免偏於私意耶

答李兄斗慶

辛丑

宗家在遠而不能先期告于祖廟實是欠缺然卒哭
翼日已是祔祭之日豈可以此退行祔祭耶曾見尤
菴先生禮答以爲未及告祖廟則勢當闕此一款然
不可仍此無事追後具由告之似爲周詳追後告由

云云只在主家商量行之矣

與姨兄尹聖惠

百和〇甲寅

聞向者星姪婦見舅姑時執事外內坐舅姑座受幣
其昏書亦以子爲辭兩皆然否此大段失着矣近來
一種之論謂猶子猶父之間不必告君而爲之子云
尤翁大不然之以爲父子大倫固不可私相議定而
以其爲子者言之棄絕生我之恩從他人爲子何等
重事不有君命而遽自或絕或從耶此言十分是當
矣况聞嫂氏產期不遠生男非異事既有所生子則
不成斜之從子豈可爲後乎雖成斜之後有已出子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者多致亂敗曾不聞沈相國後事乎此尤不可不念
固知有先叔平日所教而生子之後決不可以令姪
爲後須先事預圖毋致後悔也

答內弟李聖采

庶曠○庚申

今此禮節以象生之義論之也行素一節生時既不
以嫁不嫁同異宮而差殊也此固不須言也虞以前
不可以神事之則此等大節目不忍異於生時誠孝
子之至意也其父母喪後即以訃告之靈筵而哭之
因以成服前停廢上食成服後用素之意并告之似
合人情矣不知有古賢定論而近代先儒之論不無

可據慎齋尤菴兩先生所論錄呈于下方

沙溪先生小祥時遭 仁穆王后國恤慎齋先

生用素於几筵曰亾親無恙則雖年衰亦當行
素於成服前云云○此已經虞祭而猶爾用素
蓋三年上食雖在虞後猶是象生之義故慎齋
之意似是參酌情文而行之耳

尤菴先生答閔判書鎮厚曰子喪中父母死則
成服前廢祭無疑成服後始得祭之而不用素
者以子喪虞後既已神之故也然朝夕祭既曰
象生時則父母葬前用素亦恐合於人情而既

無先儒定論不敢質言云云○此亦子喪虞後而先生之論猶如此子喪方在葬前遭父母喪則上食用素尤似不可已

答姨弟尹汝朝

百宗○丁巳

始祖太師公墓山置在疑信者幾百年斯顧我千億其裔孰不感慨歎恨只以譜書中杞溪云云居慶宗人前後來稟諸宗者非一二而俱無可據的證案實無別般道理矣頃者再從弟鳳廷之莅慶鎮也始得大夫尹三字石刻則似乎稍異於前日之全無所據而三重大匡太師既無大夫之稱且尹公莘傑之墓

又在慶州云則於此混稱真非異事酉峯所錄誠不爲無見而最後得尹公後孫實聞尹公之墓的在別處見既守護無替云此則今無疑亂之端矣第荒遠故事未便可以不分明底大夫尹三字憑依津奉以爲必信之地姑將前後事節作一小文字立石其前一依傳疑之法俾俟後人者誠似得宜此承來示盛意大略既同益幸鄙見之不悖未知諸意如何

答申甥大傳

壬戌

邵子曰心爲太極朱子曰心與理一

無此兩說即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張子所謂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者相似也今言聖凡不同之心者實單言氣之心以此合性言者證之正如陶菴性與氣言之之語黎湖理氣總宰云者矣此真昭陵之見也夫孰不知心之該性元不相雜之實至言聖凡心不同之由則以爲其心之氣不同之故云其誰謂心獨無此理者耶心爲太極心與理一兩句誠萬世佳訓然持作心同之證則不免爲剩是何異於金屑雖貴入眼則翳者耶蓋邵子之意以爲心之理卽太極之理心之動靜一循此理則心便是太極云朱子之意亦以爲心包此理理該于心直二而一云今以邵朱

之言心與太極謂本一箇物也不復知理氣心性之別以爲心純善之證則其能不失於二夫子之意而果成甚義理耶第陶黎二丈力主合理氣而言心雖違於單言氣之論其於心性全體則義理自好君則方主心純善之說此亦以氣言心而今反以邵朱此說證之此實以理氣心性渾淪作一物言之此等義理必講之熟知之明可以說之無差若先入以爲主凡看聖人言語一例牽合於吾所知者穿鑿傳會則大段不可必先正在我權度以究竟前人之本意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就位當於苦廬中

爲之耶○是日朝奠當何以爲之待齊會成服易
致日晏若爾則哭奠無時可分兼奠於哭如何
今俗則倚廬設於靈座所設簷下而主人饋奠參哭
皆於此爲之禮則不然以成服後受弔時觀之主人
以下必在靈牀側如襲後爲位而哭弔者再拜靈牀
訖主人自帷內哭出西向拜賓成服日入就位之位
卽靈牀側坐哭之各位也○因朝哭成服待日出時
朝奠禮也或事故掣肘朝哭朝奠雖或差遲朝哭朝
奠不可兼行先成服而後朝奠上食則待時爲之可
也世俗或成服日則朝哭朝奠上食一併兼行而或

多以殷奠而行之大非禮義不可襲謬也

大袖長裙

大袖長裙卽唐宋婦人之俗制必常時則以色綾羅
絹紬爲之喪則以布爲之旣曰大袖則其袖之大可
知其曰一尺二寸者必以布帛尺言也其曰二尺二
寸者必指尺言之也非如淡衣之有法制只可適於
身而已不宜太長太短也長裙以輯覽圖觀之卽今
婦人喪制丘氏裙用十二幅之說不必然矣大抵喪
服大袖長裙非禮服卽今士友中好禮之家皆用衰
裳之制其制詳載於家禮附註楊氏說丘儀衰裳前

三後四之說亦不必從矣婦人經帶家禮雖從俗無之附註及備要皆考禮補入當從之不須疑也○大袖之制如今俗婚時所服紅長衫之類鄙意每謂喪中既有衰裳正制不必言而常時婦人以色紬或綿布絹紵之屬為此制以青紅色為帶平日長者之前及祭時服之甚好而家貧不能力主張使之服之尋常慨嘆

同註婦人不杖○婦人不杖出於何文而備要之言杖用古禮耶如用大袖長裙之制則不杖如何家禮婦人不杖故備要用古禮補入此亦當從之大

袖長裙之制既不宜用之雖用之杖則不可因此廢也婦人不杖本出於子夏傳而疏云此童子婦人也

答李婿牧永 癸未

春早餘寒侍學如何光陰易逝又得一季冉冉之際歲不我與之嘆容易而至矣莫謂面前之年富亦宜念所當止之地其遠幾何若不一躍躍出勇往直前其可以到得築底處耶幸毋作幼志之荒嬉一切勤篤一日有一日工夫一月有一月工夫後日相對令人有刮眼之喜也

與臧從孫李允謙 戊辰

厚溪集卷之三十一
頃承答疏審近安支慰喜何已此中僅遣心浩來見
見渠情事益慘然無以爲諭聞君厭學猶無異昔時
何其不能淡思量若此讀書爲善不但道理當然顧
念父母之意捨此何以仰酬况君先大人文學早成
若使得年必至大儒其苗而不秀者知舊之所共惜
則君之追成父志者又捨此而更於何藉手乎須猛
着力大着心必以文學爲家計進進不已庶幾慰二
親難瞑之恨也祥事臨近無以一哭悲結不自己

上堂兄鳴臯圃巖

丙戌

日寒僉侍學如何堂弟周遊數朔携歸舊搢人物無

足道者頃在伊山與甘許士友習鄉飲禮於竹韻松
影之下其揖讓獻酬之際雍容和暢宛有先王之遺
風恨不與吾二兄及辰君同之也除是士君子學如
不及愛日不倦當如大禹之惜寸陰而吾輩惰慢遊
浪殆不能振而猶自妥帖甚可悶者謹觀朱先生之
諭學者曰苟足以應有司之求者更無事乎汲汲爲
也又曰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又曰初學尤當用力
焉此數句語實今日吾輩硬着意處也其第一句云
云以爲雖未入第吾之所業既足以應其求則不必
向上面汲汲須當用力於問學也此則爲吾伯從氏

勉之其第二句云云以爲既舍科業則直當專意此事也此則爲吾季從氏勉之其第三句云云實言蒙學當用己千之力也此則爲吾自警焉未知如何惟願各自努力庶幾他日之成就也

答圃巖堂兄

丙申

釋陽未成一畫雷動掀天不覺蹶然而起口噓而歎也天之示警莫非可驚者近見冬雷之災其驗尤不舛將不知有何樣事變而先示之兆耶昨夕承狀示意敬悉之堂劄再昨惠伯書至以爲文具無實此實際語然并與文具而去之則豈存羊之意又能切言

得失儻蒙採納則豈終必歸於文具耶第念今日國計民憂哀痛而可言者非不多而其摘出言一二緊切時措者亦難抑非此箇胷中無曾排布故耶惟是士類之中論議潰潰不能定于一朝廷之上習尚日迂無所忌憚畢竟一言一事皆私意滾出而至於天理之公者幾希必須就此一着先立其本領活民之謨救時之策亦可次第措設要在自止至誠招賢使江門函文一八 脩門雖不必職事相責畱在 輦轂時以政事就問如三淵丈雖未易回頭芝村沙川必須致之朝廷舜瑞公舉亦皆列於臺地並令時入

兩筵則輿望之歸朝野有所依仰而論議可一矣風聲之及上下有所矜式而習尚可變矣如此然後必將有嘉謨至論可以了此一局朱先生丹田氣海之說豈不於此可驗耶大凡儒術之效雖難目前計數而如時雨之潤物自然之中實有無窮之效不知者聞之必大笑以爲此迂儒不識時務之言而其實則正識先務之語今日弭災之責似無踰此未知諸議以爲如何也且近日 聖心改悟尊尚尤翁可謂至矣而至於 頒額之事不但尊尚而已若因此機會將順卓然之 聖志以招儒賢爲第一先務毋徒爲從前應文之例以必致之爲期使尤翁之道復得以行於世則豈非世道之一大幸也

答圃巖堂兄

戊戌

端懿嬪練祭在初七矣禮父在爲妻不杖不禫其不爲杖禫者所以不得具三年之體也獨於中間行練事未知如何禮只言不杖不禫而不言不練以此觀之似當爲練而不杖不禫者獨行練事之節禮亦無可據故春坊之意以此欲陳疏使博議而處之此事果如何此人家應有之事非如變節疑晦者而尚不能明白指據可恨旣無不練之文

則從練者爲得耶玄石禮說則以不可廢練爲言
未知諸老先生之意亦皆如此否如有所聞知者
槩通之爲望春坊欲聞之故如是耳

所詢禮杖期乃有禫此蓋欲具三季之體故必十一
月而練矣爲妻父在則降服不杖期不杖則無禫已
不具三年之體矣豈於中間獨行練事耶雖不見不
練之明文而杖練禫是一串事既不杖禫則其練之
有無似不待明文而可知矣即考玄翁禮說果有不
可廢練之文未知於禮意如何又有一段可考者答
具濟伯問以爲濟伯身上不可行練此謂無子則不

當行練之意也未知何所的從而答具問似長矣

上圃巖堂兄正未

不料 聖世有今日事既有今日事則吾從氏安得
無此行耶父子兄弟至情所存雖憂慮萬端在吾兄
則直宜一任之造化矣上帝明明豈必過此雖或過
此亦當奈何蒼黃就途不見幾微果不媿於蔡西山
否乎絕域荒塞見聞依倚故山千里魂夢難憑若無
平日定力則此正難爲懷處坡翁之鐵肝石腸所以
見賞於朱晦翁者幸於此勉之最是報效 肅廟者
惟史役一事吾兄之數季遲回者意蓋爲此而四十

屏溪集 卷之三十一
有七季之實錄幾乎完了竟付之別人捨而去 國
思之至此想不禁涕淫淫矣耿耿者懷其孰有知之
者弟初六日見章書始知有 大處分艱治行具初
九宿烏介村翌曉行莽蒼許舅氏書迨至報 謹行
已西發矣既無以與之相見則馬首旋回而西望黯
然不知所以爲諭也多少懷緒書何能盡惟冀藍關
之行無恙涪州之謫吉返

計程想到謫已數日矣不知中間炎酷行李安吉否
而次寓後體中亦如何絕漠荒塞雖非人所處而較
之瘴海炎陬則亦不無優劣此豈非 聖恩耶况粟

飯山蔬既難強口此亦難聊而朱子謂口腹自然討
喫真有此理亦不須措意慮也最是患難之際難平
者此心玉吾之工正乎於是着力文王演易伊川序
傳豈皆非憂戚中成就而老先生劄疑之成蓋在長
巨棘中念當時禍色之凜凜非有間於今日而從古
聖賢操心慮者本不以外至者有一毫擾鬧故也只
就閒靜時卒業矣竊想甲辰秋讀易之業未及整頓
矣須取此審理以收桑榆之工則今日此行不可謂
全未有得矣未知以爲如何所可言者何止此而非
遠書可既亦不須將多少以煩之也

答圃巖堂兄 壬子

近思錄五行一陰陽註精粗本末無彼此○鄙見初從沙溪說為定論近更究文義熊氏說尤似整完蓋沙溪從栗谷訓以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為主義理雖似簡潔無疵而但精粗本末無彼此七字只言氣之無彼此而已不及言一理通之意文義似可疑

鄙見曾亦從栗谷說尋常以熊氏為非矣今觀盛教論說精確無以改評矣蓋五行一陰陽至無餘欠言二五之只一氣而已陰陽一太極至無彼此言理氣

之不相離而已其間文義不可於氣一邊其分精粗本末也今若以理氣對待說則何嘗不以理為精本而氣為粗末也恨無以質之於諸老先生也玄翁兩段誤處勘破不漏矣其為說以迷於名目不敢知也與鬼神合其吉凶○頃者與李熙卿相會熙友舉此段為問曰吉凶當作何樣意看愚答曰聖人之進退榮辱與時盈虛此所謂合鬼神之吉凶也熙以為吉凶字當以惠迪吉從逆凶之吉凶看之似尤褻愚言進退盈虛之中自包此意云則熙曰雖如此終是以惠迪從逆意看為好蓋合其之其字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實指鬼神則吉凶二字必貼在鬼神邊爲得而惠
迪從違則乃從人事說者也只欲如熙語看解則
義意孤單恐非正旨未知平日於此段如何解看
寒往則暑來陽長陰消春生秋殺福善禍淫實鬼神
之事以其謂吉凶也聖人體之則在上之禮樂刑政
在下之進退行藏皆所以合其吉凶者也至如惠迪
從違之吉凶即其下修之吉悖之凶者也聖人豈容
有從違凶者耶聖人者與鬼神合而吉凶之者也君
子以下受吉凶者也泉台之見未知其當而執事所
答亦恐欠詳如何

大哉易也

註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

止

斷可識矣○

節齋以無體之易釋易有太極之易固爲正當而
至以無極亦爲無體之易者大段差誤釋疑非之
誠是矣但釋疑之說有若並以無體釋易爲非者
然此則似不別白

節齋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云云固無所妨而引
此無體字以作下段無極爲無體之張本矣釋疑將
言下段之誤故并舉其張本者而言之也變易無體
而有至極云者義固正當而節齋之意則已自此句
而差謬矣釋疑不必爲疑也

乾天也註妙用言其理○妙用言其理乃朱子說而釋疑疑之有不可曉且引易所謂妙萬物者以證之說卦傳所謂神也者妙萬物獨非理與釋疑說恐失宜

神字之以理說者尋常疑未之決矣蓋神者鬼神之神其粗處不須說以其精者言之不過氣之良能也精爽也朱子所謂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較靈者也神是氣之靈也云非謂氣之外又有能靈者也畢竟是氣一邊而屬理說不得矣蓋氣之靈處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其為體段神妙不測與理之所以萬

化者同第以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用字神字同一字矣只是功用之鬼神兼精粗妙用之神就其中只言精矣功用之鬼神既不可謂兼理氣則豈可於妙用之神而謂之理耶朱子此說一段之中上下不能不相抵牾不敢知也或係初年說否

理有善惡○理字朱子欲以合字意看而栗谷答牛溪書直以理亦有善惡解此句蓋指乘氣流行者而言也今以程子本文性即氣氣即性者觀之栗谷說似亦有不可廢

以合字意看則氣稟有善惡云矣以其下性中元有

此兩物云云者言之兩物即善惡也此理字實指性之乘氣而有善惡者也栗翁說果有見矣

義訓宜智訓知註智者天理之明睿○釋疑又按以下却舉雲峯番陽兩說而又以雲峯為專釋心字番陽則無所論是或以為無病歟其曰涵天理動靜之機者恐不無可疑

雲峯取大學或問訓心者把作訓智所以有專釋心之斥矣農巖以雲峯謂有以理妙理之失番陽亦不免以理涵理之病釋疑之一斥一否果未可知也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以本文大率字與下

段自私用智之喜怒及朱子稱明道說得闊等說觀之自私用智似通指人心一切私慾之病非只言一事而葉註但以欲絕外物一端事言之似非本旨且以作意於有為為用智而又以求照無物之地為用智之過語意又似矛盾蓋定性書葉註多有疑晦而釋疑無一所辨是未可曉

自私用智之病固非絕外物一段事而本文有惡外物求照無物等語故葉註從此一邊說得重耶然註中應迹當然循理自然云云而朱子所引明道說得闊之語至錄於註末則葉意亦不專主彼一邊也凡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私意之病似亦包在其中矣用智蓋有二病用意於有爲與求照於無物是用智過不及之兩病葉說不可謂之矛盾未知如何

學者識得仁體止栽培之意○朱子言識得與實

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葉

氏乃謂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似失朱子

言意釋疑語失先後之序下宜添一段辨說

葉註文意果如盛教則不但有失於朱子之意誠亦非程子本意矣第其文勢可以知行對待看矣

只輸顏氏○退溪以致也爲也兩訓輸字蓋其意

主於以致訓輸而欲兼以爲字意帶看之釋疑乃欲專以爲字意看爲之訓輸語意似不襯且其詩意蓋言獨立無一事只是致盡於心齊之功若只欲單言爲字爲訓則寧不如厓巖負字之訓於字義爲相近也

鄙意曾以輸與之意看未知果如何而蓋厓巖輸之意又近退溪敬字之訓矣爲平聲之意果未知爲襯盛見無更異議也

精義入神註着萬物而有迹○有迹者語意固似

陡而着字亦似有病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迹字義似無妨造化實著見萬物蓋謂化者著見於萬物之上而有迹云矣春生秋殺花開葉落莫非造化之迹著見者也葉註似不為疵矣如何

西銘子之翼○子之翼本用大雅以燕翼子之詩語而釋疑引小心翼翼之詩恐失照勘

翼子之翼亦翼翼之翼而其來歷則是翼子之詩矣釋疑說果似失照勘矣

為天地立心註參贊化育○葉註似不可為病而釋疑引兩先生說以葉為非兩先生說未見其必為此說之案而以立心為立人極者恐未安為生

民立道已有立人極之意此句則以裁成輔相參為三才之意看似好

為天地為生民皆我之為彼而立心立道也為立人極云則是為我而立人極也為天地而立人極義意似齟齬盛見似好矣

上圃巖堂兄

乙卯

章與緯畱得座下幾日歸傳小大娓娓殆若奉承警咳慰滿如何况承多少緒餘其得於靜理工夫者多矣日間所造至於世慮益銷剝本原益昭明則真是吾道之幸天之生吾從氏不為明時之用專為斯文

屏溪集卷之二十二
業者殆亦有意存乎幸念任重道遠之訓毋自小而益大肆力也最是此性之外別有心之理者云不能無疑也性外有理則此二本也豈不大錯乎必緯兒未能領會於言下傳之如此否乞詳聞之弟依舊炊沙搯子成飯無期悶懼奈何誌草須對平君速賜檢示曉起草此

上圃巖堂兄丁巳

今夫盈天地之間者只是理與氣而已理者無聲臭無作用無情偽而具有小大偏全厚薄淳澆精粗清濁之不齊者皆氣也雖其無聲臭作用情偽而亦能

為小大偏全厚薄淳澆精粗清濁者之所以然也二者本非一物而自不相離混淪無間而亦不相雜此其實狀的如此論此而必須同中見其異異中察其同庶不失實狀之的如此矣最是後學之尋討其義者不過在於先儒文字而其說到精微處似理似氣亦難辨別蓋理之發見必待氣之流行而氣之至精處又似乎理之無迹矣然若於其流行之中不能分別得理之本然又於似乎無迹者不能認得夫作用本色豈可以論理氣哉向者鬼神之論頗大張皇反復來教以鬼神不欲屬之氣而至於精字靈字則直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歸之於理愚迷之感轉甚終莫知爲說也今此所論
上不到所以然之微下不落形色之粗的是氣之活
化靈昭底地頭而惟其所謂理者元來相離不得而
此靈昭上亦必著見矣大抵鄙見則以爲說鬼神說
精說靈者非謂理之不貼在上面而鬼神也靈也精
也直是氣中活化底稱也盛教則以其理之貼在上
面而僂以此等字謂皆理之名稱此其所以說處同
而看得者異也竊謂義理之說莫詳於朱子雖有先
儒許多說當以朱子說爲主又雖有朱子許多說當
以本註爲主第以鬼神章訓話言之先以二氣爲言

而繼之曰鬼神者陰陽之靈又以一氣爲言而繼之
以屈伸爲鬼神又語類論此以爲鬼陰之靈神陽之
靈此以二氣言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
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此以一氣言也章句
之以氣釋鬼神者既如此語類之敷衍章句之意者
又若是之明白似更無疑惟是張子良能之說說得
尤精而朱子又以爲良能是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
泛看則所謂良能似全指理而謂鬼神卽二氣之理
者然然此亦非以鬼神謂理也何者或問論此良能
之說以陰陽造化屈伸往來魂魄升降爲言而又語

類則直以爲良能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其答廖德明則曰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爲也又曰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此其義不啻較著其謂理之自然者若非記錄之誤則當別作一義耳不必以此爲疑矣蓋其屈鬼伸神上實有所以屈鬼伸神之理而亦豈以屈鬼伸神者無所辨別而并歸之理耶譬之動靜是氣也太極無乎不在然豈以太極之無不在並與動靜而謂之太極耶朱子謂鬼神這氣裏面神靈相似又曰鬼神是氣之精英又曰屈伸之

氣只謂陰陽亦可必謂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此皆盛發引以爲鬼神屬理之證誠不知朱子本意的如此也蓋旣曰這氣又曰裏面神靈旣曰陰陽又曰鬼神循其稱而揆之似或有異而其實都不出氣字圈中其曰氣曰陰陽者總稱也今言氣之活化變動處而只將氣字陰陽字說來則又泛然而無所緊着更以鬼神別稱之特狀其靈昭體段非謂如陰陽裏面包得太極氣自氣理自理各自不同也實若一理之中或誠或道隨境異稱而不害爲一物也所謂精英亦同此一義而盛意以爲凡言精粗精屬理

厚溪集卷之三十一
粗屬氣故以此精英之精亦全屬理似恐不然濂溪
圖說曰二五之精朱子之言曰稟得精英之氣便得
理之全又曰心氣之精爽又曰不論氣之精粗莫不
有是理此等精字乃謂凡氣中之精氣也如欲一切
歸之理則其文勢意致果成甚義理耶若以理氣對
待而言精粗則亦可謂理精氣粗又以氣質對待而
言精粗則亦可謂氣精質粗而只就氣上言之即天
地則遊氣之紛紜爲粗而鬼神爲精即一身則四支
百體之氣爲粗而方寸所該之氣爲精不齊者氣之
本色豈終無精粗之分哉朱子比理有迹比氣較靈

之說鄙書果云云朱子之意以爲心氣之精爽故比
百骸之氣則較靈而比性猶有迹云初非以靈字包
性而言之也鄙意引此亦以爲鬼神比凡言氣者較
靈而比理則又有迹云謹詳來教自朱子較靈之說
謂是統性情之心則不但不悉鄙言之實亦恐有失
於朱子本旨也果以靈字不屬氣而必兼理而可云
則明德之訓虛靈亦可兼理耶其下即曰具衆理若
喚靈做理而又曰具理則此亦以理具理也名義亦
如何也又有問於朱子曰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是
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

之靈此對理說靈而俱屬之氣豈亦非合商量處耶
向見厚齋金公語錄金公問於允菴先生曰心之虛
靈只是氣抑理氣合而言之歟先生曰是氣也金公
又問曰人之五臟百骸莫非氣之所成而惟心也最
是氣之秀故其爲物自然虛靈否先生曰栗谷嘗以
心爲氣心之虛靈分明是氣也觀此允菴所答則上
面朱子之旨庶可無疑而亦幸鄙見之不甚悖也至
於氣之無迹無所不通云者鄙言果失之易矣豈待
言畢輸款然鄙亦初非見不到此程子旣以鬼神爲
造化之迹朱子以心謂微有迹栗谷先生則又主理

通氣局說極了寧此皆平日承奉之訓豈有他意第
陳氏謂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朱子論體物不遺
曰一箇氣入絲毫裏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
陰陽旣不見不聞則謂之無迹或可而大而天地細
而絲毫莫非此氣則謂之通亦可前書云云蓋此意
也必并理而言所謂無迹也所謂無不通也已自有
占地者豈敢爭其分數乎且能字以北溪能然之說
判歸之理科者亦不敢曉在天之能寒能暑能開能
落在人之能喜怒能哀樂其能之者莫非氣也而所
以主張使能如此者是理也非有無理而能如此者

厚溪集卷之三十一
然并與能者而謂之理則不可不然上面朱夫子所謂能覺者氣之語與二氣自然能如此者何爲而言也况孟子降才之才程子謂稟於氣者而集註曰人之能也此亦非氣之能耶若能下又着然字則與單言能義又別蓋能者只是能如此也其曰能然者實有使之能之義也故北溪條列理之用之件件頭頭備言四然之界路而以此能然者並列爲理之一名目矣第此理之著見於能如此之上者是非指謂理之能然者耶張子良能之云實出孟子良能之訓者盛論誠然然孟子所謂良能是人心本然之理云者

煞亦可疑孟子從源頭說下故所言情與才皆就情與才上以其直遂之本然之理言之顧此良能亦一例也蓋人心有知性理無爲其理之不能自發者必因知覺而發見孟子於此良知良能上指其性善之自然發見者言之也然知與能皆氣自然之靈覺處良知既不可謂天理則良能亦不可作理之妙用看不然王守仁良知謂天理之說何害於吾儒正法而謂陷於禪陸認氣爲性之學耶至於妙用神一故神等神單言之神與對鬼言神差異亦多屬理說者何敢有一毫強爭耶第朱子木神仁金神義之說尤似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以理言神者然勉齋以爲虛靈知覺裏面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僂是氣血神僂卽是魂魄仁僂是道理如是看方是勉齋此說深究朱子之旨極有條理蓋以爲其曰木神仁者非以木神謂木理而謂仁也木氣之虛靈底所具之理曰仁云所謂神字不是理也乃靈底也此等處却可諦審也孟子所引操舍之心以其有夜氣之論故認以爲心氣作用矣後因諷讀此章忽悟其不然惟心之心卽上文仁義之心來教中天理之操舍存亡云者真得其正義况朱子之意已詳於

義備

或問耶不肯究觀前訓輕自發說者殊可媿悔也除是單言神則固多以理之妙用言者而謂之鬼神則全是氣上言以中庸本章觀之何嘗有以理說者耶鬼神之全體情狀莫非氣之爲也然若非先有此理之所以然者氣亦何能獨自作用及其氣之作用則理又隨其作用僂卽流行是其不見不聞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之上此理隨處發見而其實誠之微之不可揜者也今謂鬼神而曰無理固不可謂鬼神是理者亦不可蓋十二章專言道之費隱此章卽鬼神之幽顯以明道之費隱章下所謂兼費隱是也不可以

鬼神幽顯認爲道之費隱也末段所論朱子語誠好其曰那箇無形影未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者真令人警覺况罪弟鈍根之資不離下學一步乎第季前草答中半緣病故拋閣禍故以來不復記起頃忽得巾笥中半藁而講說之終不得歸一亦可惜茲完舊藁呈覽座下鄙迂之棄舊見非止一二不敢知盛見一味如前日否也耶

答圃巖堂兄

壬戌

爲長子斬其義有二必爲己之正體子一也又爲其將傳重於此子二也雖其正體而若己是支庶或子

是廢病或未成人無以傳重也則不得服斬雖或傳重而若其子之非正非體也則亦不得服斬是知爲子斬忒重故也傳曰正體於上此謂是子之正體於其父也曰將所傳重此謂其父之將傳重於是子也此正體於上一句卽主長子之身而言之也以此而謂兼父祖看以爲祖是曾祖之正體禰與己又必祖與禰之正體云則除是禮意如何文理果可以成說否傳意明白無疑而註疏之說或可東西看然將此意解下亦似可通矣蓋己與禰旣以適而傳重於是子則不害爲適適相承之義中間雖有非正非體不

屏溪集卷之三十二
須可論只宜於當服之長子而論其正體也尤翁說
載禮疑者前後似不同然答朴士元書下段說與答
朴受汝書明有主意而至於己亥議禮考證多端只
論父子之正體而不及於父祖則先生本意庶可見
矣石谷封事中云云或是一意何必爲定論耶鄙意
本如此頃者心雄之服以爲當斬矣來示今若此果
不知如何正得禮意耶先正諸論不及盡考而惟南
溪說則大故主四代正體之意未可知也

中庸章句道猶路也此孟子道若大路然之意蓋以
道說理者其本意則實指理之流行上言之謂之理
之用則可何可謂非理耶盛教以爲隱與體方可謂
理乎者似不詳鄙意矣第道之本字雖指理之用而
言者其兼指體用者亦多非不知此至於君子之道
費而隱之道亦常兼體用看而偶見先師文字有前
書云云之意敢稟之矣盛說論此誠似得矣

上圃巖堂兄

甲子

頃轉承答季章書今又伏奉廿日下札警諭此者蓋
鄭重不勝感荷弟之所遭惶縮之極職名尚縻身久
益悶惕弟雖窮居邱壑今日時勢豈不知之君子處
世大義亦豈全昧而况身不出言不出之戒此師門

成法平日參倚未嘗不在此也耶念弟自在師傅義
意固已有別從仕未班雖不足說又既委身於 當
宁其與元不識面元不食祿底巖穴之士自不能不
異矣盛書中未嫁女之比似非真境正己嫁女之不
歸於舅家也其家之興喪豈不相關念耶以量時量
己之義前後 召旨不敢承膺雖不可以言責自居
然辭疏之際若值 君上之有過舉或不能不略附
匡格之義蓋憂愛之極未忍僂忘故也顧茲處義揆
之先師誠有少差間者實以從仕與否之略不同矣
是以頃日辭疏初亦非進言之義歷數可適之端而

胷中之勃勃自不覺隨筆闢發固知無益於朝廷若
由此而示一世之公議亦自謂無害也不意 批旨
之嚴截至此也然至舉疏語而條說之或者 聖意
不甚棄絕也雖惶隕悚感之切因此機會略暴衷悃
於自訟之章不能無義故果欲以短疏請譴兼陳二
字之所以然者矣及奉 筵教斥絕之嚴不啻 批
旨至有不敢聞之 教又不止一段而已則分義至
此俟罪不暇何敢爲隨例陳章計哉此則來教誠然
而季章之言亦如是塘山諸友之爲之謀忠者皆出
一揆目下道理自信無疑而惟是已成之藁不免遯

翁之焚之矣慨然而歎惕然而傷者逾久逾不禁奈何第有尋常慨惜者彼一種容悅之徒固不足道士類之自謂黽勉不得已者亦朝超資而暮好爵徒然賁飾乎互對之色目而無一言及於君德朝政其所自好者又自謂吾已退處尤不欲相干似此規模氣象雖宗國淪亾殆無人至誠惻怛發一言拯濟之意嗚呼三百年培養之士氣胡至此哉盛意謂弟以今情勢猶欲陳疏者然此則不燭鄙意而且聞泳姪言盛教以弟之平日疏章謂過分數茲敢布盡本末幸一覽之○世之噤不言者每謂言之無益此誠不

然衰世以來君子之言豈有見施之時然君子在位則曾不以無益而不言朱子封事劄許多言何曾有一半箇見用猶且不已者亦豈無義耶蓋雖不見用而其扶植世道則大矣近來數三直言之士雖竄逐嶺海今日之撐護元氣惟此輩而已彼謂無益而笑之者奚知此哉所恨者出於位微之孤蹤若使世族之位崇高者類能言之若此則亦豈不上動主聽下憚朝廷耶今日世道之至此莫非運氣所關而人事之亦不臧矣奈何慨憂之極竊想同人之懷一般者惟吾從氏無因而相對說此略布紙末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